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20

T9117 /1142 (20)

渡	邊	家	文	庫
漢	書	集	別	類
四	七	七	〇	號
二	四	冊		
淡	函			
四	架			

儒者著書立說研精殫思謂僅是雕繪辭章攄寫
 感憤垂空文以自見已哉必將援據經術發揮古
 聖先王之微言俾後之學者有所頌法而後可而
 其大旨尤莫重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
 故凡忠孝所屬節義所關不憚微顯闡幽爭光日
 月所以扶樹名教風厲末流以蘄盡吾世道人心
 之責至於孜孜沒齒念切表章所謂一息尚存此
 志不容少懈者求之近代未有如吾師新城先生
 者也先生文漁洋玩蠶尾二集外又有蠶尾續集二
 十卷中載居烈婦向氏傳川先生卯春絕筆也初



渡邊千春遺愛書

三百九十一
先生司李揚州昭雪向氏沉滯之冤遂使鵠亭女子無恨灰骨迄今嘖嘖猶頌神君乃久欲爲立傳而忽忽未遑一日力疾口授脫稿因謂其諸嗣君云懷此多年偶從煩悶鬱轡中伏枕得之甫了此一段心事嗟乎先生之心何心哉昔歸太僕震川於張貞女死事獄事旣大書特書矣而又爲之辨未已也又有與唐虔伯李浩卿及嘉定諸友書皇皇亟亟大聲疾呼惟恐匹婦覆盆不啻若已內溝之恥與先生之心前後一轍第太僕爲之於安居無恙之時先生則爲之於病革之際又太僕以不

獲已而書其事者冀白其冤先生則以親白其冤者又復從而追書其事以永其傳於後其心雖同而其皇皇亟亟之情殆更有過焉者矣林翁茂之詩先生手定已四十年未經剗劂哲與季弟鳴敬請校刊深喜無負故人之託重爲序論情見乎辭爰以挂劍名其集先生之不死其友者又如此此一二端誠不足盡先生之大然而讀先生文者即此可以觀已受業程哲拜手篡

姜編修愷歌後序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剗臂詩序

蓉槎蠹說序

卷二

邵子湘青門集序

虹友據青集序

五畝園雜咏序

肄雅堂詩集序

菜根堂詩集序

金素公問學集序

雲根清壑集序

蒼雪軒詩集序

邊仲子詩選序

汪安公詩序

研村詩序

趙怡齋詩序

潛州集序

杞紀小序

咏雪亭詩序

卷三 序

歷仕錄序

考功集序

抱山堂詩序

古鉢集序

萬首唐人絕句選自序

古懽錄自序

浯溪考自序

香祖筆記自序

古夫子亭雜錄自序

漁洋詩話自序

古夫子亭稿自序

蠶尾後集自序

分甘餘話自序

丙申詩舊序

長白山錄自序

長白山錄後序

卷四 記

浴驪山湯泉記

行棧中二十四馬鞍嶺記

登嘉州高望山記

遊嘉州凌雲九峰記

登渝州塗山記

登忠州屏風山記

登涪州北巖記

遊萬縣岑公洞記

登白帝城謁昭烈廟記

登高唐觀神女廟記

自黃陵廟登蝦蟆碚記

卷五 記

雪中登黃梅五祖山記

十八灘記

遊端州七星巖記

遊樊川諸勝記

謁岐山周公廟記

登五嶽記

玉泉遊記

遊漪園記

泛明湖記

冶源記

二百廿四
錦秋亭記

記詹事府沿革

東園記

卷六記

重建帝堯廟碑記

新城縣重修儒學記

雙忠祠記

記陳子昂後史記

內府廣羣芳譜後記

顏神鎮設官建城緣起記

臺灣記略

刻華泉先生集緣起記

侍初堂記

賜沐紀程

卷七傳

孫文定公傳

誥贈大理寺卿李公家傳

明興安州知州金公傳

吳順恪六奇別傳

汪光翰傳

明經張先生傳

王璵似傳

梁九傳

卷八

范先生傳

王廷詰小傳

李公正華傳

武風子傳

劉澤清小傳

李母董太夫人傳

畢母王孺人傳

居烈婦向氏傳

欒烈婦許氏傳

二烈合傳

沈烈女傳

韓氏兩賢婦傳

卷九 論 辯 說 記事

宋公子鮑論

竇建德論

東西二漢水辯

殛鯨辯

姜貞毅葬衣冠辯

陳同甫曹操論辯

詩品辯

鳩食麥說

靜逸說

記陳氏再生事

書寧海木工事

書謝良琦事

書宋孝廉事

書化鶴事

書諸暨陳氏女子事

書盜發修武侯墓事

書門人程聖跂二母賢節事實後

卷十 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謚文襄李公神道碑銘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

學士禮部尚書謚文靖王公神道碑銘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前綏遠將軍總

督雲南貴州等處地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神道碑銘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前總督湖廣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李公神道碑銘

卷十一 神道碑 墓表 附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

喇哈番柯公神道碑銘

誥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高公神道碑銘

誥授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河西

道鮑公墓表并銘

文林郎直隸河間府推官高公墓表并銘

卷十二 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拜他喇布勒哈番

謚襄勤于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蔣

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福建浙江等處地方軍

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朱公墓誌銘

卷十三 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調補兩浙鹽運

司運副李公墓誌銘

勅授徵仕郎內翰林祕書院檢討唐公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福建分守督糧道布政使司

參議劉公墓誌銘

誥贈光祿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宋公

墓誌銘

誥授朝議大夫提督廣東學政按察使司僉

文事于公墓誌銘

誥封戶部廣西司郎中龐公墓誌銘

誥贈奉直大夫陝西寧羌州知州石公墓誌

卷十四 墓誌銘

卷十四 墓誌銘

誥授中大夫福建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趙

公墓誌銘

誥封朝議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參議勞公墓

誌銘

誥封中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錢公墓誌銘

新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耿公墓誌銘
無為州同知黃先生墓誌銘

新封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李先生墓誌銘
待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何公墓誌銘
教授徵仕郎中書科掌印中書舍人蘇君墓

卷十五 墓誌銘

墓誌銘

誥授中憲大夫福建福州府知府石君墓誌
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管典籍事馮君墓誌

卷十五 墓誌銘

文林郎陽江縣知縣孫公墓誌銘

候補主事朱君墓誌銘

新授承德郎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何公墓
誌銘

新封承德郎兵部職方清吏司督捕主事蘇
君墓誌銘

新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西寧縣行取知
縣王公墓誌銘

新授文林郎河南偃師縣知縣張君墓誌銘

卷十六 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行取新野縣知縣張君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臨淄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勅授文林郎雄縣知縣張君墓誌銘

太學趙君墓誌銘

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吳君墓誌銘

太學生趙君墓誌銘

明經畢君墓誌銘

待贈儒林郎張公墓誌銘

卷十七 墓誌銘

昌邑縣儒學訓導王先生墓誌銘

范縣儒學教諭候補知縣趙君墓誌銘

吳徵君墓誌銘

孝廉申君墓誌銘

從叔萊澳公墓誌銘

仲兄禮吉墓誌銘

四姪墓誌銘

五姪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銘 行述 祭文 附

誥封一品夫人朱母王太君墓誌銘

誥封太宜人趙母楊太君墓誌銘

誥封淑人伊母何氏墓誌銘

誥封淑人宜母趙氏墓誌銘

誥封淑人張氏墓誌銘

趙母李孺人墓誌銘

李母王孺人墓誌銘

亡室張孺人行述

家祭東亭兄文

祭小僕紀綱文

卷十九 跋

恭跋 欽賜 御書後

又恭跋 御書

又恭跋 御書

恭跋 東宮賜王翬山水清暉大字

跋世說新語

跋唐詩品彙

跋舊唐書文苑傳後

跋唐書李商隱傳後

跋唐詩小補

初跋王介甫唐百家詩選不全本

跋王介甫唐百家詩全本

跋百家詩選

跋詩總聞

跋五代史

跋五代史闕文

書文中子後

跋合刻馬令陸游南唐書

跋越絕

跋谷音

跋東都事略

跋劉蛻文泉子

跋說楛

跋汗簡

跋王損仲二書訓故

跋中州名賢文表

跋七修類纂

跋嚴滄浪吟卷二則

跋焚椒錄

跋蹈海錄

跋長慶集

跋歐陽四門集

跋趙松雪集

跋蔡中郎集

跋林逋詩集卷二限

跋陳后山集

跋梁園集買文表

跋喬莊簡公集陪姑

跋宋藝圃集

跋黃四如集

跋陳子昂文集

跋王虎谷集

跋王徵士集

跋吳禮部集

跋呂衡州集

跋沈下賢集

跋徐公文集

跋余忠宣集

跋鳴盛集

再跋鳴盛集

跋獨孤常州集

跋癖齋小集

跋白石道人集

跋于湖集

跋臞翁詩集

跋稗言集

跋施注蘇集

卷二十一 跋

跋梧溪集

再跋梧溪集

跋史西村集

跋趙氏玉臺集

跋野古集

跋竹友集二則

跋袁海叟集

跋句曲外史集

跋眉菴手錄詩集

跋鹿皮子集

跋白齋集

跋日損堂詩海陵本

跋陳說巖太宰丁丑詩卷

跋徐節孝集

跋傅平叔湘帆堂集

跋孫可之皮襲美集二則

題王猷定文稿後

又書青山集後

跋道康竇先生不欺文後

題鮑明遠蕪城賦後

跋陳元孝狨賦後

跋王文定公文錄

跋范文肅公請定中原書後

題門人朱悔人近詩卷後

跋門人程友聲近詩卷後

跋古藤書屋聯句詩

跋門人何翰林澹菴集陶詩後

跋集古錄

跋山谷精華錄

跋梁園風雅

跋浯溪志

跋周櫟園侍郎印譜

跋董宗伯書徐雷州墓表墨蹟

跋黃石齋先生書贈太僕寺少卿中明徐公墓表墨蹟

跋朱悔人花木六咏

跋林佶所裝汪鈍翁手簡

跋門人林吉人所藏宋搨蘭亭記

跋孫百先所藏先世手澤二則

跋宋太宗強幸小周后圖

跋明宗御畫黑猿圖

跋郭平泉圖

跋中麓畫品

跋楊龍友画

跋梅瞿山畫十二松冊

跋王石谷畫冊為張敦復宗伯

歷仕錄跋

又跋歷仕錄

再跋歷仕錄

跋三補驗方後

自跋米氏研山歌後

自跋題李西涯樂府詩

自題齊州脞說

胸情埽絕依傍弇州詩評謂昌穀如白雲自流山泉泠然殘雪在地掩映新月子業如高山鼓琴沉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談藝家迄今奉爲篤論其弟敬美又云更百千年李何尚有廢興徐高必無絕響其知言哉不佞束髮則喜誦習二家之詩弱歲官揚州數于役大江南北停驂輟櫂必以迪功蘇門二集自隨順治辛丑閏七夕泊舟海陵嘗取二集評次錄爲一通大抵於徐主迪功集而外集別集什不取一於高主五言而七言則姑舍是此本貯篋中久矣康熙己卯居京師是歲復閏

七夕悼亡之餘夜旁皇不能寐燒燭檢故書適得二集鉛槧宛然如旦晚脫手者迴思往事忽忽已四十年嗟乎此四十年中哀樂變遷之境如夢如幻而予且閱歷憂患由少而壯由壯而衰頭童齒豁久非故吾惟此丹黃手蹟觸目如新其情事有足感者輒取舊本略加刪補鋟版京師以申平生辨香二公之志亦以誌予今昔之感云

華泉先生詩選序

明詩莫盛於弘正弘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何氏吳郡昌國徐氏其

一則吾郡華泉邊公云當是時作者競起宮商相應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玉朱升之王稚欽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四傑七子之列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為首庸邊徐二家次之浚川對山漢陂洎東橋凌谿已還則皆羽翼也昔鍾記室品詩謂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平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延年為輔而高棟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是言之四傑之在弘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與迄今歷年二百李何二集學士家有其書邊集為郡人

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司理永孚桑海之後皆淪烟莽不佞自束髮受書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為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華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為首庸暇日因參伍二刻雜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氏迪功集併刻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公仲子習字仲學食貧授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風欲落帽林雨忽霑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以備一家之言

嘉定四先生集序

陸生廷燦重輯嘉定四先生集而介張生雲章請序序曰吳自江左以來號文獻淵藪其人文秀異甲天下然其俗好要結附麗以釣名而詭遇故特立之士亦寡嘉定吳之一隅也其風俗獨為近古其人率崇尚經術恥為浮薄有先民之遺當明之初有王彝常宗者號媯蚩子蜀人籍嘉定與宋文憲高季迪諸人為友都玄敬評其文精嚴縝密明暢英發會稽楊廉夫客吳方以詩文雄霸東南纛獨作文妖一篇以詆之可謂特立之士矣迨其後

二百年而有四先生者出四先生者唐氏叔達婁氏子柔程氏孟陽李氏長蘅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而子柔之文孟陽之詩長蘅之畫至今照映海內人爭寶之四先生之所長不必盡同而其淵源古學不逐時好為向背則一也夫常宗生開荆之代時號右文士苟蘊道德負才藝一能一技悉令待詔公車而常宗以布衣得預修元史可謂遇矣顧時政方嚴酷動而觸忌文章之士迄無得全者雖以文憲侍從十餘年之久哀然為開國文臣之冠年垂七十不免荷戈遠戍流離夔峽以死況其

三万九十二
他乎常宗不受官請以布衣歸養洵明哲已乃卒
以蒲圻之獄連染與季迪俱死抑何其不幸歟四
先生生萬曆之世身不出菰蘆之中名不通金閨
之籍相與素心晨夕講德考業守先正之道東阡
西陌優游田里以終天年辭楚之神龜然將留骨
而貴乎抑生而掉尾塗中乎故常宗之遇其不幸
也四先生之不遇乃其幸也士寧論遇不遇哉後
四先生而起者陶菴黃氏研德侯氏其文皆足名
一家而傳後世而吾友翼王陸氏雲章張子又爲
其後勁孰非四先生流風餘韻有以興起之者歟

乃陸生服膺先民能補輯其遺文於灰劫之後亦
可書也

新安二布衣詩序

予弱冠游京師與故刑部侍郎六合李公談藝甚
合常論有明布衣之詩予首舉吳兆程嘉燧本朝
則以石湖邢昉爲冠侍郎許其知言後四十年歟
門人汪生洪度以書來京師請曰先生夙昔論明
布衣詩極推吳非熊程孟陽海內莫不聞兩先生
皆新安產也其集具在然薪楚叢脞恐不足以傳
遠洪度爲鄉後進與有斯文之責敢以請予嘉其

三石六
五
誼乃以暇日芟其繁蕪擷其菁華各得詩三百餘
篇定為八卷論之曰二先生生同萬曆之世時天下
承平久士大夫以文章為職業布衣之士時時頡
頏上下其間吳受知閩曹公程受知常熟錢公用
能成名當世聲施至今予嘗反復二家之詩吳五
言其源出於謝宣城何水部意得處時時近之程
七言近體學劉文房韓君平清辭麗句神韻獨絕
七言絕句出入於夢得牧之義山之間不名一家
時詣妙境歌行刻畫東坡如桓元子似劉越石無
所不憾大抵吳以五言擅場七言自秦淮鬪草篇

而外頗無可采程以七言擅場古體不逮今體此
其大略也予於二家登其瑜掩其瑕賞其神駿而
無銜檠蹄齧之累要以求為可傳而已二集各有
舊序今吳詩存曹序程詩存錢序各一首知己故
也

李容齋相國千首詩序

一代文章之柄二人持之此非爵位名勢之謂
也其人既有軼倫絕羣之才足以籠挫古今使一
世能言之流咸摧斂鋒鏑而退處其下而又能主
張後進弘獎善類士之歸之如百川之赴海如是

三才六十五
者代不數人焉唐興百餘年至元和而後有南陽
韓氏宋興六七十年至慶曆而後有廬陵歐陽氏
眉山蘇氏一時雄駿非常之士如盧孟皇甫曾王
黃秦晁張之徒咸湊其門此豈以爵位名勢為哉
蓋必有其故矣顧以韓吏部之賢李翱猶移書請
讓以為其人必有文辭兼能附己順我之欲則汲
汲孜孜無所愛惜而引拔之其或不然將乞丐之
不暇安肯汲汲孜孜為之先後如翱之論則吾所
云主張後進雖退之不能無慚德而況其下焉者
乎予弱冠游京師於翰林友二人焉曰今相國合

肥公與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公子既散曹二公雖
號清切然嗜好略相似每下直日必相聚聚必相
與研六藝之旨窮四始五際之變至參橫月落然
後散去中間蹤跡離合數變易而三人者之交白
首如新終不易也乙卯秋予至京師二公即日訪
予天寧寺予適他往二公坐塔下待予牡鑰將下
始連騎入城門予歸也公偕崑山葉文敏公堅坐
慈仁寺邸流連至日晏不得發戊辰正月子以
國恤再至時公為吏部侍郎陳公為尚書聞予至
趣相見齋所曰吾二人方賦詩懷君而君適至此

三九十二
與元白梁州之事何以異公自輯其新舊之詩僅存千首以眎予曰吾集成不乞人序序之者君與澤州兩人耳佩公知我之言略述三十餘年故舊之情如此唐崔祐甫有言天以日月经緯為文地以丘陵川澤為文其施於人鐘竽琴瑟文其樂九章三贄文其禮典謨詠歌文其言大臣業參政本發揮皇王之道必形於文又歷援臯陶益稷周召之言以實之謝太傅問子姪毛詩何句最佳而獨稱大雅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為有雅人深致知此乃可與論公之詩公詩以南雅為經以史漢騷選

古樂府為緯取材博而不雜持格高而不亢託興深而不詭遣調婉而不靡敷采麗而有則卓然為本朝一大宗無疑至於三十年來領袖館閣主張後進而編修君繼為史官以文學世其家尤有向三公所不逮者則天下談士皆能道之又何俟於予言乎

程侍郎青溪遺集序

青溪先生江山臥遊圖散在人間合有數百本予在金陵日訪之才得二卷其一長可丈許江流山色映帶遠近煙嵐雲氣漁莊蟹舍風帆沙鳥出沒

於烟波宵靄之間與王詵煙江疊嶂圖相似其一
如王摩詰嘉陵江小簇長僅尺許而江山遼闊居
然有萬里之勢皆奇作也二卷藏之篋中數十年
矣繼與嗣君汝南太守同官於朝以先生青溪集
俾予選訂二十年匆匆未報予歸田之六載爲康
熙己丑則先生集已告成君不遠二千里來徵予
序予甚愧之予老病廢書將何以序先生無已則
舉東坡之語曰觀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
畫畫中有詩以是復於君君其許我抑考之唐宋
元明已來士大夫詩畫兼者代不數人約略舉之

唐則閻左相薛少保王右丞鄭廣文韓晉公宋
則蘇端明文湖州燕龍圖米海岳王晉卿李龍眠
元則趙承旨倪雲林明則沈石田唐六如文衡山
萬曆中乃有董宗伯思白不啻軼前人而上之先
生晚出兩俱擅場詩與畫皆登逸品蓋唐宋已來
所不數見也予昔爲周櫟園侍郎題先生畫山水
云琴中賀若誰能解詩裏淵明子細尋古木蒼山
數茅屋青溪遺老歲寒心先生其亦相視而一笑
乎

徐閣學詩集序

三五卷二
子友天下之士於長水得二人焉曰朱翰林竹垞
徐學士華隱兩先生皆通經好古直諒而多聞南
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既而兩先生皆以制科
徵入翰林竹垞歸田既十年而華隱自講幄游
歷學士以禮部侍郎直內閣與聞大政且枋用矣
久之引年乞休沐天子念侍從舊學特俞其
請於是彙其前後所為歌詩雜文為五十卷過予
問序蓋予諾先生之請二十餘年矣初先生至京
師居窮巷不謁貴人唯暱就予暨故刑部侍郎文
敏葉公間出示所為古文數篇皆閎肆辯博江西

詩一卷尤票姚跌宕近似太白予與文敏相顧驚
歎曰此非今之文古之文也間與論經義史學則
於漢唐諸儒注疏皆舉端竟委疏通證明諸史自
司馬子長班孟堅歐陽文忠司馬文正以往皆務
參互其異同抉摘其得失而陳范之流若在所不
屑也及官禁近直史館益得發抒其所學銜華佩
實大放厥辭其與予論文之言曰文以體為經以
意為緯有經而無緯則非杼軸有體而無意則非
文章顧意非辭不顯憚於修辭宋以後作者類然
使聲成文而變成方則文之至爾其論詩曰陸士

三万九十二
衡賦文以詩為先詩者文之大者也大而有三
百篇是已自漢魏六代三唐之作者無不出於三
百篇而三百篇之神明惟子夏與毛公之序實存
之自廬陵樂城東萊華谷諸家未之有改世儒蔑
棄序說詩之本也矣未安得存嗚呼序說存而詩
存序說亡而詩亡氣運所繫匪淺也蓋先生平
生持論如此其為歌詩古文立言之大旨亦從可
知已予故趣舉其夙昔與予往復之語以為集序
不更贊一詞要令後之人繹其說溯其立言之旨
其於斯文也思過半矣予與先生壯歲定交同官

禁林倏二十載而兩人年齒皆已就衰他日者予
幸得請歸田扁舟南下訪先生於韭溪之上回憶
玉堂舊事當亦為之喟然而一歎也

林翁茂之挂劍集序

勝國萬曆中海內太平文治熙洽士大夫官中朝
者率皆優閒無事退朝罷直輒飲酒賦詩為樂金
陵號為南京山川清麗衣冠翕集尤以風流文采
相尚布衣工文之士多萃止焉閩人曹學佺能始
官南京大理評事尤好山水每春秋佳日與諸名
士登臨賦詩詩多清綺婉縟有陰何沈謝之遺韻

三万七十七
至今金陵人猶能誦之林翁古度亦閩人也少賦
擗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其父初文孝廉嘗獻書
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翁及其兄君遷皆好爲
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士聲譽日起而翁尤與曹氏
相友善故其詩清綺婉縟亦復似之萬曆己酉壬
子間楚人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先後游金陵翁
一見悅之相與方舟沂大江過雲夢憩景陵者累
月於是其詩一變而爲楚音又三四十年天下大
亂事勢陵谷永嘉南渡石頭不守曩時風流文采
之盛不復可蹤跡而諸公亦零落老死無復存者

矣顧翁獨亾恙舊家華林園側有亭榭池館之美
胥化爲車庫馬廐別卜數椽真珠橋南陋巷掘門
蓬蒿蒙翳彈琴讀書不輟有所感激尚時發之於
詩海內士大夫慕其名而幸其不死過金陵者必
停舟車訪焉翁旣貧窶無復少壯時意氣朝炊冬
褐不能不仰四方交游之力顧世之士大夫多非
雅故或陽浮慕之而已卒不能有所緩急由是窮
益日甚順治中士禛佐揚州數過金陵與翁登雨
花臺泛秦淮青谿遊靈谷吉祥諸寺翁輒爲指點
陳蹟夙昔與諸名勝賦詩高會之處潛焉出涕予

亦悵惘久之康熙甲辰自攜其萬曆甲辰六十年之詩來廣陵屬予刪定酒酣喟然曰吾束髮交游今年八十五屈指平生師友彫喪盡矣卷中諸君子皆化異物每開卷見其姓字輒作數日惡此數巨軸雖更兵燹僅存然度閣飽鼠蠹者垂三十年矣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千秋之事今以付子予受卒業而復於翁曰翁少時能物色白雲先生陳昂於市肆織屨之中翁即老且貧然四方知翁者衆小子度何能重翁哉既辭不獲乃為披揀而精擇之僅存百數十篇蓋嘗論之翁少與曹氏游發

三山來建康上匡廬觀瀑布遊陽羨探善權玉女之奇其詩清華省淨具江左初唐之體逮壬子以還一變而為幽隱鉤棘之詞如明妃遠嫁後無復漢宮豐容靚飾顧影裴回光照殿中之態今所錄篇什率皆辛亥以前之作而世之浮慕翁者或未必盡知之也宣城施參議愚山過揚州得是本讀之歎翁真面目今日始出因錄副本以去既而施官臨江子官京師翁遂以丙午下世三歲不克葬每念平生杯酒之語耿耿於心愧無以報翁地下已酉奉使淮南檢此本適在篋衍謀為雕布所以

元所造唐鼓吹十二曲頗足以揚厲其盛元和之
世削平僭亂於時韓愈氏則有聖德詩柳宗元氏
則有平淮西雅昔人謂其辭嚴義緯制作如經能
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以是知帝王非常之功
必其文學之臣有非常之作然後足以美盛德之
形容以聲施於來禩所謂鴻筆之人為國雲雨者
也 皇上繼序鴻業今三十有七年薄海內外悉
主悉臣而厄魯特噶爾旦恃其險遠狡焉啓疆
皇威有赫 御蹕三駕踰祁連涉瀚海西抵賀蘭
遂觀兵狼居胥山數十年逋寇一旦殄滅振旅而

入飲至告 廟非常之功跨漢轡唐廷臣鼓舞皆
作為詩歌樂章而翰林編修臣姜宸英製愷歌十
章以獻其命意鑄辭有愈宗元之遺風非魏晉六
代以來詞人所敢望者以此鏗鏘金石鼓吹軒陛
其誰曰不宜敬拜手書其後俟後之續樂府者采
焉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太史公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受業身通者
七十有七人語又有之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疑與孔子之所以為教者不類何歟乃子輿

氏申其旨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自有孟氏之說而聖人之所以為教益大明於後世非獨曾皙原憲之徒然也即如莊周接輿長沮桀溺於陵仲子之流其行事或近於狂或近於狷要皆為不悖於聖人之道故後世有傳焉而流俗之人習見夫伊優囁嚅以為工磬折舟旋以為容舉天下滔滔皆是可以干譽而无咎而苟有一儻蕩卓犖不羈之才則以為負俗之累羣相與非笑之不至於堙

鬱軼軻其身而不止噫其可悲也夫狂狷之士不見絕於古之聖人而今乃不見容於流俗無惑乎舉世相率於聲利媵媚之途而不知所底也王子秋史自其少已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舉無足當其意者類狂閉門苦吟息交絕游類狷鄉里之人亦遂羣起而譟之秋史自信顧益堅田司寇漪亭以視江南學休沐歸過歷下偶見其詩急物色之與相見又盛稱其才始得列名諸生子繼見其詩有亂泉聲裏纔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之句亟稱之於巡撫張中丞中丞因延見講布衣

之好於是秋史名字往往在人口然好之者終不
敵忌者之衆故坎壈至今秋史之詩骯髒有奇氣
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澁如清沈之貫達與其
人絕相似雖忌者不能不心折其工也王道思有
言才足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故言之所
寄必出於不平予以爲道思之言亦稍過矣夫知
不知命也遇不遇時也老氏不云乎知我者希則
我貴而又何賤貧之足云矧不必以賤貧終乎秋
史但自信其狂者狷者而窮達勿變焉他日人與
詩兩無負矣

割臂詩序

兩割臂詩者宇內詞人爲新安節孝婦作也婦吳
氏適汪嵩如歲甲寅饒寇犯新安嵩如客於外父病
幾殆吳求醫弗得則割左臂肉和羹以進獲瘳賊
驚而退家賴以全後嵩如客死廣陵櫬歸吳恨不
獲以活翁者活其夫也引刀割右臂血肉淋漓薦
於櫬前見者爲之流涕辛未吳年五十同人賦詩美
之越十年吳之子蒼字攻詩文有名於世交游日廣
爲詩美之者什倍於前於是蒼字哀爲一集授之梓
以永其傳因乞予爲序嗟乎蒼字可謂善揚其親

者矣予嘗閱郡邑志乘竊歎婦德莫盛於新安即
割股事亦所時有而不圖其割肉以起翁於生前
復割肉以奠夫於死後也雖生死不同而不惜以
身代之志天地鬼神皆有以鑒之發乎情而弗悖
於理近於奇而不失其正宜采風者樂為揚扈弗
衰也予曩從翁山野人及宣城兩梅君集中見其
詩而異之乃今見之篇章者日益多吳之令名流播
者日益遠非理義足以悅心安能不介而孚若是
於戲必如是人而後不愧於詩必如是為詩而後
不失古作者之意雖與賦柏舟者爭烈焉可也

蓉槎彙說序

說部之書蓋子史之流別必有關於朝章國故前
言往行若宋王氏揮塵三錄邵氏前後聞見錄之
屬始足為史家所取衷予嘗於居易錄自序中略
其例矣而平生先後所撰著遊歷記志而外則又
有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諸種未知
視宋人何如然備掌故而資考據或亦不為無補
近又有分甘餘話四卷為門人程聖跂校刊聖跂
因以其蓉槎彙說寄予論定而屬為之序予惟說
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夫天地

之道變化日新發揮旁通取不禁用不竭而昧者
往往失之固無足論或者穿鑿其聰明而不軌于
正則支離流蕩之辭爲害于人心風俗最深而尤
不可以訓聖跂此編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則
古昔稱先王要之以毋雷同毋勦說間亦出曼倩
之諧語效彥輔之清言但期曲達己意以求合乎
義理之歸而後止雖于朝章國故弗遑殫悉殆所
居之地使然至於前言往行大可供畜德之助細
亦可佐多識之功時時有廣老人耳目所不逮者
此予之所爲望洋向若而興歎者也而聖跂乃以

蠡說名之若曰吾僅以蠡測海云爾其不自滿足
爲何如哉雖然海也者委也果能由其委而窮其
源以極之於星宿而蓉槎自此益遠矣蓉槎聖跂
別字也

帶經堂集卷七十三

三才
至矣而荆川答遵巖書盛自謙挹不敢當以今觀
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无咎文潛之流馳
騁後先可以不媿而洮汰鍛鍊之工或有所未暇
蓋其中年自詭於講學而又不能忘情於用世又
其學極博而不能不雜故於洮汰鍛鍊之工或疎
荆川自以為徒業者不躋其截殆非盡誣也吾友
邵子湘氏生荆川之鄉蓋嘗學荆川之學者其為
文遠取法於唐宋諸大家或時闖馬班二史之藩
而其於洮汰鍛鍊之工尤深邵子家馮湖鄰具區
烟波浩淼之觀既足以蕩滌其胸臆中年謝塵鞅

自屏於山水寂莫之濱不復有用世之志而獨肆
其力於文章論者以為天之阨邵子故嗇其遇而
不知嗇其遇以昌其文者不可謂非天之所以私
邵子也邵子博學即未知視荆川何如其於文章
洮汰鍛鍊之工則已至矣邵子之詩格甚高氣甚
邁嘗觀海市於之杲窮炎漲於扶胥而其詩益奇
恣盡變與其文皆可必傳於後世無疑邵子方客
宋中丞牧仲吾言不信試質之牧仲謂何如也

虹友據青集序

古詩之傳於後世者大約有二登臨之作易為幽

奇懷古之作易為悲壯故高人達士往往於此抒其懷抱而寄其無聊不平之思此其所以工而傳也太原兄弟以詩名江左順治中子與端士同舉禮部繼又識異公懌民諸子與子談藝悉合獨未識虹友以為憾康熙丙辰夏相遇京師握手極歡出其據青集一卷所謂幽奇悲壯二者殆兼之矣子昔在江南嘗數至金陵一至吳郡凡是集中所稱鍾山鷄籠牛首靈巖穹窿諸勝率為遊履之所經歷登臨懷古亦時時見諸篇什而言語之工不逮虹友遠甚則才不才之殊不能強也中間獨虞

山予所未至然予嘗奉使萬里出劍閣經棘道奔峭插天青冥無極感公孫以來割據成敗之跡而歎天險之不足恃虹友虞山詩云吾聞蜀道有劍門江山形勝極險壯又云方今蜀道多兵戈萬壑千巖氣悽愴其感深矣虹友未嘗至蜀而其言如此予身至之而不能言然則才之相遠又豈可以斗石計哉因書卷後而歸之以信夫是集之工必傳於後世無疑也

五畝園雜詠序

昔李文叔記洛陽名園不下數十子嘗過之唯嵩

三才圖會
卷之三
邱龍門之山伊洛灋澗之水流峙無恙而所謂名
園者皆已化爲荒烟蔓草欲髣髴其故處而不可
得因思古之名流勝地如盧鴻乙嵩山草堂以十
志傳王摩詰輞川以五言傳白樂天香山石樓八
節灘亦以其詩傳李衛公平泉洪丞相盤洲一草
一木各以其詩與記傳而李伯時龍眠山莊與右
丞輞川又皆以其畫傳自非其人之能言與丹青
皴染之工足以自寫其胸中丘壑之趣或不百年
不數十年遂化爲荒烟蔓草者蓋亦多矣夫園林
水石真也詩與畫幻也真者或不百年不數十年

已不可恃而幻者托之簡冊縑素反足以傳於無
窮吾烏知夫真者之非幻而幻者之非真耶然吾
又嘗讀唐人題平泉詩云卓女壚前金線柳隋家
堤畔錦帆風貪爲兩地行霖雨不見池蓮照水紅
宋賈文元題潞公許昌別業云畫船載酒及芳辰
丞相園林濕水濱虎節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
閑人乃知古來賢達之流自其少壯多從仕宦所
謂園林水石之樂固不易得縱得之而終其身汨
沒於形勢之途奔走於江湖崎嶇之地曾不獲一
日從容晏息其間雖得之而與不得者無以異也

三才七十五
元龜居終文卷二
四
豹喙先生昔以建言歸臥闢五畝園居之計其經營甫始至今已四十餘年矣春秋寒暑風日雨雪無一日不在園中故其形為篇詠言之親切而有味如此此不必論其孰為真孰為幻而皆可以傳之於無窮彼徵君右丞諸君子又足多乎哉

肄雅堂詩集序

天下將由極亂而返之治深山大澤必有倣儻非常之才乘時間出以自奮於功名之會或其志不遂往往絕脰陷胸之九死而不悔吾嘗觀杜牧之燕將宋潛溪秦士二錄及陳同甫所書龍可趙九

齡事輒搯擊忼慨想見其鬚眉意氣思尚友其人而不可得則太息久之昔與亡友劉公猷吏部汪鈍翁翰林聚京師酒酣以往談及鼎革以來忠臣義士智勇魁傑之人駢肩接踵惜無有心者撫拾其遺事而為之紀述以傳後世於是劉作乙邦才傳汪作申甫沈通明傳予亦作劉孔和任民育二合傳未幾二君散去此事亦罷閣遂無能終其志者久之聞龍眠孫武公先生死事本末而有感焉先生諱臨字克咸更字武公少司馬公季弟也少讀書任俠與里中方密之爾止周農父錢飲光齊

名所為歌詩古文詞流傳大江南北崇禎末流賊蹂楚豫闖入蘄黃英蓼間皆為戰場皖當其衝先生渡江走金陵益散家財結納奇材劍客所居左圖書右弓劍慨然有馬革裹尸之志與雲間陳大樽夏瑗公徐復菴三君厚善三君方講兵家言先生見而篤好之益談兵手製木牛流馬式著平地能自旋轉如生三君者顧遜謝以為不如大樽贈先生詩曰孫郎磊落天下才龍文手握雙玫瑰自言三卷授黃石談兵說劍如風雷著其事也後以監司參楊中丞龍友軍事卒慷慨俱死事定兄子

韋走數千里求得骸骨歸與中丞合葬土人謂之雙冢以匹雙廟云先生猶子中麟與子為同年又三十餘年而其孫元衡來宰吾邑出先生遺詩一編大抵和平怡愉之意寡而幽憂痛憤之言多其在大小雅則正月繁霜雨無正以下諸什也其在楚辭則國殤哀郢之遺也時實為之雖作者亦不自知其至是也予又聞先生居金陵常與諸名士游舊院悅葛姬者納以歸後為帥所得將犯之姬大罵嚼舌含血嚙其面帥怒手刃之先生義烈之氣感及巾幗者如此庸并書之以示後來

菜根堂詩集序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雲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餘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予至廣陵則四詩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衆於是秋柳社詩為藝苑口實矣及予再過歷下訪湖亭舊遊則向之楊柳皆不復存屈指夙昔同遊之侶已烟霏雨散不可復蹤跡憶庾子山攀枝折條泣然流涕之言為之罷酒不樂又二十餘年居京

師及門趙生于蘭攜其尊人君孚先生菜根堂詩卷過予曰先子固秋柳社中人也予恍然悟前事披其卷則秋柳四章宛然在焉根觸今昔遂竟其卷先生為人慷慨負奇氣好交游已然諾使其得志行道則唐郭代公宋張忠定一流不足多讓顧連蹇公車晚知楚之應山以歿其詩雖不以尋摘章句取媚當世而骯髒之氣時勃鬱呈露於行墨之間誦其詩思其人論其世要有不可捨者何可令其無傳焉而況今昔之感有根觸予心而不能忘者耶爰稍為詮次以答于蘭之意而述其緣起

三
七
十三

金素公問學集序

嘗觀古今文士攻歌詩者或短於文章或攻為古文而歌詩往往不逮作者以是歎兼長之難蓋自古然也盛唐諸公歌詩妙一世而以古文名其家者唯賈至李華蕭穎士獨孤及數子其詩名亦不甚著元和以來惟李翱皇甫湜得韓吏部為文之訣而歌詩無聞間有篇什不免為世姍笑信乎兼長之不易自古然矣金子素公生為貴公子耽圖史愛閑靜凡時世徵逐鬪鷄走狗飲酒蹴鞠彈碁

格五之樂一無所嗜惟嗜異書遇善本輒傾囊橐購之不惜平生所藏不下萬卷中更憂患巢傾卵毀書亦星散而其志不衰十餘年來典衣節食以購之所聚復數千卷嗚呼以金子生長富貴使與俠少貴遊馳騁聲利之場力可以無所不致而嗜好獨與人異及艱難困窮坎壈百折而其志卒不衰如此非其中有過人者而能若是乎金子於詩尤工古選予喜其閑適古澹類自陶韋門庭中來其為文紆徐曲折韻悠然以長色幽然以光金子年甚少使為之不已將古之所謂難兼者烏知非

三才圖會卷之二
金子所易易乎金子尊人中丞公昔與予定交於
蜀常同泛浣花溪懷古賦詩宛如旦暮而宰木已
拱感金子能以文學世其家也為喜而書之

雲根清壑集序

濟水為瀆發源於王屋入於海沃於滎伏流地中
行千里為灤以達於海吾嘗遊秦隴之墟觀所謂
八水者若涇若渭若灞皆水之大者其勢鬱鬱濤
怒湍急慄疾然皆不得列為瀆蓋涇與六水同入
渭渭又入河其力皆不足自致於海故爾雅曰四
瀆者發源注海者也朱子子青家濟水之上鄰灤

源之堂其嗜古也若汲深然其發而為詩也若溪
闢而過辨也若大波為瀾而小波為淪也吾屢觀
其所為其力蓋足以自致於海者也朱子洵不愧
為濟之人已朱子之尊人司馬公與予少為同學
朱子又從予游家世翔貴門有列戟而性僻耽吟
往往與山林蕉萃之士爭勝尺寸班孟堅所云在
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

蒼雪軒詩集序

清風肅肅搖牕扉牕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
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

三五七六
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緣肥此
東坡題西湖壽星院詩也予每讀之輒如入篔簹
之谷臨瀟湘之浦而吟嘯於渭川千畝之濱蓋竹
之為物也磊砢多節目森梢員勁質凌霜雪貫四
時而不改柯易葉在草木之中有高人貞士巖棲
谷隱之風焉予嘗游吳越秦蜀楚粵韓魏之墟經
行踰萬里所至遇人家竹圃必造而觀之或見於
山石犖确川谿曠淼之間未嘗不停驂輟櫂徘徊
移晷然後去吾州發地皆泉土最宜竹而植者絕
少朱子子驄性獨好之手種數百竿於讀書之齋

與其兄子青日夕坐卧其下興至則發而為詩此
倡彼和甚樂也因名其齋曰蒼雪而并以名其吟
卷殆有取於坡公之詩云爾間以其詩質予希聲
清越有風篁之韻古色沈澹有琅玕之操抑揚抗
墜有伶倫嶰谷之音其於竹蓋有類焉者則其命
名宜也予固好竹而久居京師致之不易日對子
驄吟卷庶亦可以醫肉食之俗而慰其所嗜也夫
武林沈子澗芳久游吾門與吾論詩之指有深契
者而子驄受經澗芳其以吾言質之當相視一笑
也

三万七十一
卷之二
邊仲子詩選序

邊華泉先生有二子曰翼曰習習字仲學能以詩世其家先生自給事中一麾出守兩視學政於晉於梁內陟卿寺歷官南京戶部尚書所至登臨山水購古書金石文字累數萬卷而家無中人之產身後至無以庇其子姓仲子貧困負薪以授徒取給饘粥今所存睡足軒詩一卷其七十時客孫氏作也故友徐隱君夜購得手稿重裝之余假其本將謀鋟梓未遑也而隱君以癸亥歲客死潯陽又十七年為康熙庚辰余刻華泉集於京師乃取徐

本重閱之錄其半刻附先生集後將以慰亡友於地下而惜其不獲睹斯集之成也按弘治四傑惟何氏之後最大李氏次之徐氏有子伯虬稱詩吳中名載光岳英華集而仲子以尚書之胄饑餓終其身殘編零軸幾飽鼠蠹閱百餘年始遇吾兩人者收拾護持於昆池灰劫之餘僅以是詹詹者為楚相之寢丘也噫廉吏安可為哉

汪安公詩序

余少時與長洲汪鈍翁潁川劉公戩南海程石臞武進董玉虬鄱陵梁哲次談藝京師相善也既而

各散去之四方晚與鈍翁前後以郎中改侍從未
三年又別去遂不復相見每循覽夙昔因繼之篇
與往復晰疑送難之語宛然如昨而諸君子之墓
木拱矣鈍翁既歿而其從子安公倓文升士鉉武
曹份次第入翰林右衡鈞亦已貢於有司疇昔論
文之友惟汪氏之後稱極盛而四子者又皆游於
余門俛仰今昔不勝感歎以悲甲申秋余將歸田
安公出粵行詩一卷請余論次輒略述往事以告
之安公之詩天機清妙醞藉高華為詞林眉目此
集尤得江山之助當與石湖粵蜀之詩抗行不獨

世其家學而已鈍翁可作其以余為知言否

研村詩序

新安自吳程兩布衣崛起而詩派一變彬彬乎多
風人之遺焉予嘗誦其詩而友其人矣而知汪君
沅則自門人徵遠洪度始徵遠洪度嘗為予言君
風神清冷少肆力於聲詩博綜漢唐以來載籍所
尤嗜者昔昌黎今漁洋兩家若謂之總萃無踰此
者予聞而心異之無何君齎志以歿年未三十時
諸子皆在襁褓予友曹實菴門人靳治荆官其地
屬徵遠哀其遺編散帙既授之梓矣其諸子梓琴

樹琪梁玳長而有知能讀父書從敝簾得所自訂詩一編與前刻迥異將附以其兄柯珮遺詩復付開雕不遠數千里介洪度乞予言為序予方循環反覆而或取沅所嗜之兩家詩以繩之予曰嗟乎予詩詎敢方駕昌黎然竊聞昌黎立言之旨矣方其存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惟其然故搖蕩性情暉麗萬有無之而不可今君能自成一家不隨人俛仰則立志卓矣雖其所心得僅發於酬答登眺文酒之會而辭之清麗芊緜力能推陳出新使天假之年加以昌黎之閱

歷又何橫空硬語之不可力追耶蓋能晰其流別而窮其曲折即不規撫昌黎而其善學昌黎者自在未可以貌論也惜也君詩僅止於此然予讀其詩如昔人所稱朦朧萌折明雋清圓流連三復而不能自已焉爰諾洪度請而序之梓琴又謂君雅慕余至形夢寐常欲千里負笈而終不果而予於君歿十載後始得其遺詩而論次之是則有天焉刻成梓琴兄弟試以一通告君之墓其亦可慰君於九原也

趙怡齋詩序

三五五七
卷二
論詩當先觀本色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尼父有繪事後素之說即此可悟本色之旨彼黃眉黑妝折腰齟齬非以增妍祇益醜耳矧效西子之顰學壽陵之步者哉怡齋從吾學詩數年矣風氣日上遂能自名一家大抵植基於阮陳取裁於二謝沿溯於高岑而近體多近放翁綜而論之其妙在本色如邢夫人亂頭粗服能令尹夫人望而泣下自慚弗如予因論次都為一卷怡齋將赴官國學國學胡司業京蒙從予學詩甚久其以吾言往問之吾知其必有合也

潛州集序

張先生杞園居杞城別業自哀其近作古文為潛州集謂予序之潛者何隱也伏也州者何國也春秋桓五年州公如曹是也輿地記云高密夷安城淳于本春秋州國後併於杞者也按太史公作杞世家自東樓西樓迄簡十九公僅詳其世次曰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杞與宋同為神明之胄以備三恪而文獻不足徵如此故微之州併於杞又微乎微者也然則何為取乎州也曰古也先生讀書好古凡八索九丘之書皆流觀而尚論焉矧近在

里閑者其略之也其舍杞而言州者何曰原始也
 州併於杞杞併於楚猶稱州者亦如齊之遯爽鳩
 魯之遯少昊云爾先生所居有春岑之閣四隅皆
 山雲嵐草木陰晴朝暮之狀若可攬結其東峽山
 尤秀拔具峰巒巖洞之觀記稱大小州山或古今
 異名不可考要其山川之奇可以供吟嘯為文章
 之助則良有然者先生之命是集也而豈徒哉予
 曩序先生半部稿極論唐宋文章之變茲不復云
 而特原其名集之義如此

杞紀小序

杞園張先生居杞城別墅作杞紀自星土輿地山
 川人物而外有封建年表世次原故分國系家苗
 裔春秋經傳經傳集解凡十八卷引書幾二百種
 予讀一過曰異哉可謂體大而思精矣或曰昔范
 曄集謝承華嶠素山松司馬彪諸家之作為後漢
 書自謂體大思精人或未之許也今所紀杞廢國
 一隅而揚詡之如此不已過乎予曰不然杞宋無
 徵古已歎之今立乎二千年之下以指乎成周春
 秋之世且自今杞而溯之東樓西樓公始封之杞
 又溯淳于湖州潮斟尋以旁逮夫羿浞之篡立夏

臣靡滅有窮立少康而夏后氏之興亡備見於是
可補太史公帝相帝杼以下之闕文按之則皆在
杞城百里封域之內可不謂體大而思精乎或乃
謝曰微先生言幾以杞紀為志乘之流今而後知
其良史才也予曰然乃書之編首

詠雪亭詩序

詠雪亭詩若干首陽羨謝應雲皆人暨其弟法臣
對雪倡和之作也晉謝太傅問諸子姪毛詩何句
最佳或舉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雪霏霏又嘗內集而雪驟下太傅欣然曰急雪紛

紛何所似兄女道韞最後對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後來惠連作雪賦與希逸月賦竝稱而希逸又以
元日朝會雪花集衣上奉詔賦詩風流先後照映
江左故後人詠雪率以陽夏為口實今三謝之詩
家風固然其工也宜矣君兄弟嘗歷舉古人雪詩
佳句與予夙昔所見了不異人所偶遺者羊孚一
贊及范零陵去日雪如花今來花似雪韋蘇州怪
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温飛卿白馬夜
頻驚三更灞陵雪東坡地爐旋撥通紅火臥聽蕭
蕭雪打牕及宋賢隱隱修廊人語寂四山滴瀝雪

鳴風數則耳其同者固什之九予童稚時常與諸
兄雪夜集東堂酒間共和輞川絕句在京師雪夜
與姜西溟諸君飲集約分賦古人雪中一事有雪
中倡和集傳於都下讀三謝之詩密咏微吟宛同
一室即謂予沂荆溪詎嘯莊登詠雪之亭訪兼山
先生高蹈遺蹟與三謝子唱酬於修篁密雪之間
誰云不可乎因應雲皆人來請序書以歸之

帶經堂集卷七十四

帶經堂集卷七十五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三序

歷仕錄序

先曾祖大司徒公遺書如諫議疏稿若干卷公常
自刻之基命錄惺心樓三編念祖約言三書則先
伯祖大司馬先祖方伯贈少司徒刻之皆藏家塾
惟歷仕錄一卷乃公致政後自述生平服官之梗
槩及師友交誼以垂示子孫者未授剗刷兵燹之
餘副墨僅存士禛藏諸篋中數十年矣頃摘數條

三五七
載入池北偶談第五卷然全裘未及登梓壬午初
冬乃稍加較訂刻諸京師至於先方伯著書尤富
版在常熟毛氏汲古閣者已多散軼惟羣芳譜一
書亦歸吳中質庫士禛於二千里外多方贖歸告
諸家廟不啻寶玉大弓焉謹略述緣起於此俾吾
子孫知祖宗手澤傳家之不易當世守之勿有墮
墜否則祖宗之罪人爾矣可不懼歟

考功集序

先兄考功平生詩不減二千餘篇已刻者曰表餘
堂集曰十笏草堂集曰辛甲集曰上浮集海內者

宿論之詳矣杜于皇以為埽絕依傍期於親見古
人孫豹人以為取法少陵稍出入於康樂東坡之
間汪茗文以為幽閑澹肆極其性情之所之而夷
然一歸於正九展成以為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
而神色敷腴非食肉之相林鐵厓以為登臨矚望
多豪雋非常之詞時逃於貝葉時逃於綺語毛馳
黃以為磅礴在中鬱紆在外皆忠愛悱惻之所激
發蓋諸公之論云然而先生嘗題襄陽詩曰魚鳥
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矜高唱
誰識襄陽孟浩然其微旨所寄如此予往撰感舊

集既援篋中中州二集附錄季川敏之兩元之例以先生詩終卷今二十五年矣適刻東癡蕭亭二家詩於京師乃復擇先生詩什之二三次為四卷并刻以傳仍取諸公品藻之語略為序述以俟論定或曰子獨無言可乎曰不敢也無已則舉坡公所云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以評是詩其亦無溢美爾矣

抱山堂詩序

予兄弟少讀書東堂堂之外青桐三白丁香一竹十餘頭而已他無所有人跡罕至苔蘚被堦紙牕

竹屋燈火相映呶唔之聲相聞如是者蓋十年長兄考功先生嗜為詩故予兄弟皆好為詩嘗歲莫大雪夜集堂中置酒酒半出王裴輜川集約共和之每一詩成輒互賞激彈射詩成酒盡而雪不止久之予三人先後成進士去各以王事馳驅南北獨仲兄家食以老伯兄叔兄既早逝予間一過家省兄不旬月輒又別去中間惟宅先司徒憂共晨夕者五載然時移勢易樂往悲來欲問疇昔東堂之跡而亦不可得矣康熙丙子以祭告嶽瀆之役歸自秦蜀兄送予南村嗚咽揮手明年春計聞京

師又五載辛巳予請急歸田一日坐帶經堂兄子
啓溶孫兆郊泣而請曰季父刻世父叔父兩公之
詩既卒業矣吾父有詩數百篇久沈翳篋中頃始
繕寫可以觀覽惟季父圖之子棖觸而悲暇乃擇
三之一刻之與古鉢同附考功集之後以傳焉曰
抱山者兄少日所居堂因以自名其詩蓋取諸孟
東野句云

古鉢集序

古鉢山人詩一卷凡為古今體百篇山人母弟士
禎所編錄於是距山人之歿十二年矣刻成序之

曰山人王氏諱士祐字叔子一字子側別字東亭
前戶部尚書贈少師見峰公會孫前浙江布政使
贈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康宇公孫封國子祭酒
贈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匡廬公第三子幼沈默
寡言笑讀書好深湛之思為文章刻深窈杳不取
悅時目初與其弟士禎同學詩於兄考功氏常夜
雪集東堂同和輞川集山人得句云日落空山中
但聞發樵響考功驚歎遊吳興與宋荔裳嚴武伯
葉元禮諸名勝共賦五言詩成諸公閣筆以為孟
襄陽微雲澹河漢之比吳江計甫草論之曰三王

竝著詩名西樵阮亭早達故聲譽易起若東亭之
才詎肯作蜂腰哉世以為篤論山人年二十二貢
入太學踰壯乃得第中間以帖括廢詩不為者十
數年庚戌後稍復為之多幽憂侘傺之語亦削稿
不錄故存者什一耳山人既歿士禛搜篋中遺文
率取零簡敗楮書之叢殘黜黜如數百年故物手
扃鐫之不忍視也已而攜之東粵攜之京師歷十
年始啓篋稍次第之為一卷嗟乎人琴俱亡昔人
所歎以山人之才而所存於世者僅如此悲夫
萬首唐人絕句選自序

漁洋山人選宋洪氏萬首唐人絕句既成或問曰
先生撰唐人絕句意何居應之曰吾以庀唐樂府
也曰絕句也而謂之樂府何也曰樂府之名其來
尚矣世謂始於漢武非也按史記高祖過沛詩三
侯之章又令唐山夫人為房中之歌西京雜記又
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曲則樂府始於漢
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
為協律都尉集五經之士相與次第其聲通知其
意而樂府始盛其云始武帝者託始焉爾東漢之
末曹氏父子兄弟雅擅文藻所為樂府悲壯奧崛

頗有漢之遺風降及江左古意寢微而清商繼作
於是楚調吳聲西曲南弄雜然興焉逮於有唐李
杜韓柳元白張王李賀孟郊之輩皆有冠古之才
不沿齊梁不襲漢魏因事立題號稱樂府之變若
考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
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耳故王之
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
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衆好事者至譜為陽關
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由是言之
唐三百年以絕句擅場即唐三百年之樂府也而

子又奚疑宋洪文敏公邁常集唐絕句至萬首經
進孝宗御覽褒賜優厚予少習是書惜其踳駁久
欲為之槩定而未暇也歸田之五載為康熙戊子
乃克成之而以問答之語次為序序所不及者凡
例具之云

古懽錄自序

古懽錄八卷漁洋山人所撰自唐虞下迄明代凡
如干人古懽云者古詩良人唯古懽山人取之寓
尚友之意云山人少無宦情雖在周行時有減景
雲棲之志幼讀詩至秦風蒹葭輒流連三復掩卷

三才卷十三
卷之三
旁皇久之至考槃衡門十畝之間未嘗不想見其人冀將旦暮遇也徒以祖父督課從事科舉弱冠從政迴翔中外忽四十年夙昔之願紆鬱未申然未能須臾忘也故所閱歷之地如燕趙吳楚晉秦蜀粵凡名山大川奇峰秀壑至無不遊遊必抉剔幽奧以五七字寫之康熙己卯山人官御史大夫世號雄峻山人居之澹然其門蕭寂如退院僧退食之暇瀏覽諸史莊列下逮稗官說部山經海誌之書有當於心輒掌錄之單詞片語期在雋永略仿高士貧士二傳之例而皇甫士安所記殊嫌冗

長好盡無言外之味嵇叔夜宗測周續之阮孝緒諸人之書歲月寢遠又無所考見聊以己意撰為此錄士大夫高尚其志或襟抱夷曠得仁智之樂如唐王右丞韋蘇州宋之東坡山谷輩亦間有取焉書成錄一通付雲間門人朱君從延俾藏於具區之漁洋山又以其副置小洞庭之蠶尾山房後有遇者庶明吾志

浯溪考自序

楚山水之勝首瀟湘瀟湘之勝首浯溪浯溪以唐元結次山名得魯公磨厓書而益張之溪前後舊

三五六
有兩集爲李仁剛綦光祖撰見於輿地碑目皆無
傳今志乃出庸手總雜汎濫至不可耐族姪某知
祁陽以一本寄予攬之輒太息以爲古今名蹟不
遇其人莽鹵載筆與黥劓何殊乃以退食之暇雜
考新舊唐書次山可之豫章石湖誠齋鐵厓歸田
升菴弇州諸集宣和書譜歐陽集古趙氏金石二
錄廣川書跋石墨鐫華墨池編旁及揮麈錄程史
容齋五筆示兒編學林玉堂嘉話菽園雜記諸書
窮搜遐撫要取精覈間錄詩賦雜文汰俗存雅多
郡志溪志所未收者誦之若與次山之文宮徵相

和泠然善也書成上下凡二卷恨不起魯公次山
山谷三公而質之至李綦二君之書終不可見會
當訪諸江南藏書家冀幸得之

香祖筆記自序

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刻於閩居易錄三十
四卷刻於粵皆有成書壬午後盡急還京師偶有
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
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

古夫于亭雜錄自序

予居京師四十年前後撰錄有池北偶談二十六

三万七千
卷居易錄三十四卷既刻之閩刻之東粵矣辛巳
請急五月還都歷壬午癸未逮甲申之秋復有香
祖筆記八卷是歲冬罷歸田里迄明年乙酉續成
四卷通十二卷又刻之吳門予老矣目昏眊不能
視書跬步需杖白日坐未久即欠伸思臥詎復勞
神於泓穎之間以干老氏之戒然遣悶送日非書
不可偶然有獲往往從枕上躍起書之積成六卷
無凡例無次第故曰雜錄所居魚子山下有魚子
水酈氏所謂瀧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
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抑泉口即陳仲子之所隱

者也山上有古夫子亭因以名之云

漁洋詩話自序

予生平所記詩話雜見於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
紀聞隴蜀餘聞香祖筆記魚子亭雜錄諸書者不
下數百條而五代詩話又別爲一書今南中所刻
昭代叢書有漁洋詩話一卷乃摘取五言詩七言
詩凡例非詩話也康熙乙酉予既遂歸田武林吳
生寶厓陳琰書來云欲撰本朝詩話徵予所著無暇
刺取諸書乃以予平生與兄弟友朋論詩及一時
談諧之語可記憶者雜書之得六十條南郵行急

三十三
脫稿即以付之不暇竄改戊子秋冬間又增一百六十餘條大兒啓涑好收予詩文尺牘草稿遂付裝潢予年來目昏不能書此稿藏之家塾留示子孫可耳不足示他人也

古夫于亭稿自序

長白大谷之東南北兩峰呀然中開有小山突起當縮穀之口曰于茲山又曰魚子其下有流水即水經注魚子水也山之上有夫于亭相傳陳仲子灌園處予別業在其下坐臥草堂朝夕與此山相對遐思仲子之高風慨然如或遇之因以古夫于

名堂焉予自甲申歸田十月出都門是年冬不雪而雨雨且連日夜平生故交送臨賀者惟太常卿勞公介巖一人而已明年春夏兩有安德之役其冬駛雪乃復有詩夏秋避暑西城別墅之鷗舫舫在小罨畫溪之右啓北牕則修竹數百挺蟬鳥鳴和不見曦景東牕俯溪夢覺時聞游魚撥刺荇藻間亦復欣然知魚之樂時作小詩脫稿即付兒涑涑輒與蕭亭歷友司允諸君屬和積成卷軸嗚呼予以疎拙不合於俗久矣今蒙 恩歸田僻居白山錦水之陰得以餘年詠歌 帝力為太平之幸

民彼造物者於我良厚矣故其語不越一丘一壑
鳥花猿子之間暇錄一通寄武林吳子寶厓新安
汪子于鼎不足示外人也

蠶尾後集自序

予次康熙戊子一歲之作爲蠶尾後集得五七言
絕句二百餘首而古律詩才什之一於是先絕句
而餘體反附其後兒輩疑焉予曰是亦有說是歲
予年七十有五篤老矣目昏眊不能視書惟大字
本略可辨識偶案上有宋洪景廬氏唐人萬首絕
句舊版本乃日取讀之兩月而畢於是撰錄其尤

者凡九百餘首以繼文粹詩選之後弇州先生曰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必工中晚唐主
意意工而氣不必完予反復斯集益服其立論之
確毋論李供奉王龍標暨開元天寶諸名家即大
曆貞元間如李君虞韓君平諸人蘊藉含蓄意在
言外殆不易及元和而後劉賓客杜牧之李義山
溫飛卿唐彥謙諸作者雖用意微妙猶可尋其鍼
縷之跡有所作輒欲效之然終不能近也故是歲
所爲絕句遂溢至二百首諸體寥寥未便割棄乃
存而附之卷末予甲申歸田後詩曰古夫于亭稿

三九七十一
此卷則為蠶尾後集以綴蠶尾正續兩集之後實則古夫于亭稿後一年之作云

分甘餘話自序

昔王右軍在東中與吏部郎謝萬書云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云云僕少時讀之已有味乎其言七十歸田讀書之暇輒提抱弱孫以為樂其稍長者年甫十歲已能通易書詩三經紙牕竹屋常臥聽其吟

唔之聲不覺欣然而喜夫人幼而志學意在逢世下而黃散上而令僕以為至足矣僕生逢聖世仕官五十載叨冒尚書年踰七袞邇來作息田間又六載矣雖耳聾目眊猶不廢書有所聞見輒復掌錄題曰分甘餘話庶使子孫輩知老人晚年所樂在此爾不敢謂如袁伯業老而好學也

丙申詩舊序

士生斯世無異能奇技以功名自顯而又鞿羈繚轉憂憂相接顧猶得隱囊柔翰吟弄於寒溪落木荒陂苦竹之中斯亦幸矣家世習三百之言束髮

三十七
以來不欲循塾師章句輒思析其正變通其比興
思其悲愉哀樂之旨以求得夫一唱三歎之遺音
四氏箋傳又最嗜韓嬰之書爲其象外環中淡然
而合有當於詩人觸類引伸之義十年以來下及
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四唐之作者亦惟持斯義以
進退之因取順治丙申一歲之作哀而次之至境
詣之淺深流派之得失我不敢知所可知者三四
言止耳六經廿一史其言有近於詩者有遠於詩
者然皆詩之淵海也節而取之十之四五唯結謾
諧之習吾知免矣一曰典畫瀟湘洞庭不必蹙山

結水李龍眠作陽關圖意不在渭城車馬而設釣
者於水濱忘形塊坐哀樂嗒然此詩旨也次曰遠
詩三百五篇吾夫子皆嘗絃而歌之故古無樂經
而由庚華黍皆有聲無詞土鼓鞀鐸非所以被管
絃叶絲肉也次曰諧音律昔人云楚詞世說詩中
佳料爲其風藻神韻去風雅未遙學者由此意而
通之搖蕩性情暉麗萬有皆是物也次曰麗以則

此序少作久不存稿因牧齋先生曾許篇
中談藝四言稍有當於詩旨故追錄而存之

長白山錄自序

長白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本屬長山縣縣所得

三五九十四
名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謨述征記云雲
雨常白故又名常白司馬子微洞天福地記第六
十一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故又名長在抱朴子
曰長白泰山之副岳酉陽雜俎曰古肅然山也史
記封禪書元封元年四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
山下趾東北肅然山今以地理考之山在泰山東
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
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嬴地在
泰山東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誤矣按長白山見
諸史志者魏書在東魏郡博平縣劉宋僑置縣也

隋書在章丘縣金史在章丘長山二縣唐元和郡
縣圖志屬淄州長山縣宋太平寰宇記屬齊州章
丘縣今則連峰沓嶂跨四縣之境北去鄒平而近
東北去長山而遠西章丘南淄川實海岳之奧區
仙靈之窟宅齊乘曰南岱東沂之外沂之蒙密之
九仙即墨之大小勞寧海之姑餘般陽之長白皆
齊之高大名山也自餘不得竝列云今摭其著者
略見於篇

長白山錄後序

范文正公希文幼隨其母改適長山朱氏讀書吾

三才集序
天聖月終文卷三
四
鄉長白山山中多傳其遺跡考文正集附錄白山
遺跡一卷如醴泉寺懷范樓黌堂嶺上下書堂諸
名跡班班可考而淄州長山縣范文正公祠記則
宋治平二年三月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縣事韓澤
撰也黌堂山范公書堂記則金翰林學士劉仲元
撰醴泉寺范公祠記則元大德辛丑魯昌祖撰也
長山增修文正公祠記則長白張臨撰也諸祠之
創修增葺歲月緣起歷歷可據至斷齋告金諸遺
事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而年譜載司馬文正公紀
姜遵諫議事姜即長山人有墓可考而紹定中知

池州丁黼忽作池州建范文正公祠記以為公母
謝氏適朱文翰者公鞠於朱讀書池州青陽縣東
十五里之長山後人名之曰讀山所謂長山乃在此
非淄州之長山也云云夫以風影無據之虛談竟
欲抹煞千百年碑版確然之實跡詖詞莠說簧惑
聽聞殊可駭也按年譜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公年
二十一讀書長白山醴泉寺三年庚戌年二十二
讀書長白又按東軒筆錄云公與劉某同在長白
山醴泉寺僧舍讀書云云如此者三年四年辛亥
年二十三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其灼然可見

又如此乃不信年譜而妄造異同之說尤可怪也
王充有云火為炎炎為小人黼之謂歟因備載山
錄之末庶使彼丁黼者結舌於地下云

二十一節書身白山鄧泉寺三平與及平二十二
鄧聞和河越山好平書大中平於二平也西公平

帶經堂集卷七十五

非鄙州之身山也云云夫以風濕無熱之氣為
十五里之身山也入各之曰書山所體身山也
惟為書米文餘香公麟於未書書山所書則東
出限丁黼多於出所製書文王公所書以書公母

淚
架四

